责编/钱莉 李振文
编辑/董鹏
美编/刘澜
校对/宋辉 杨进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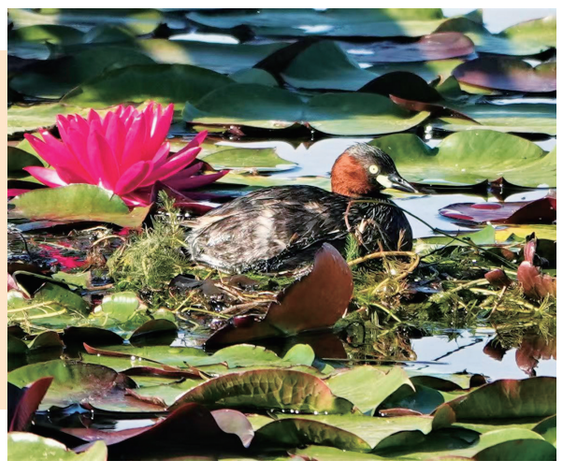
品读银川 人文 PINDU YINCHUAN

人|与|自|然

小鹡鸰亮相北塔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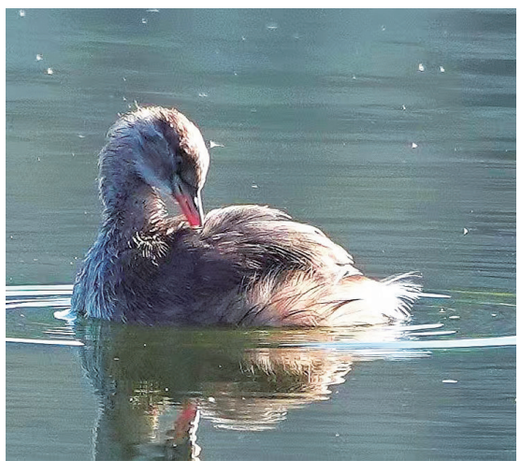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图片由鸟友红梅报春提供

清晨，北塔湖薄雾未散。芦苇丛边，一只黑白条纹脑袋的小鸟——小鹡鸰出现在银川鸟友红梅报春的镜头里。让她惊喜的是，这次出现的是“带娃”出行的小鹡鸰。她拍鸟十年，从没见过小鹡鸰在北塔湖安家，这回算是见着了。



筑巢安家。

“带娃”出行。



自在游弋。

它长什么样，为什么叫鹡鸰

小鹡鸰这名字，很多人第一回见都念不顺。鹡鸰两个字读作ｊｉ ｔｉ，据说是因为这种鸟在水里潜水捕食，动作又急又快，古人就用了这两个形声字来形容它。还有人叫它“水葫芦”，是因为它的身子圆滚滚，浮在水面上像个带毛的葫芦。

成年的小鹡鸰个头不大，从头到尾也就25厘米左右，比鸽子小一圈。夏天是它最好看的时候，脖子围着一圈栗红色的羽毛，像系了条绣花围巾，嘴角有一块淡黄色的斑，远远看过去像是在笑。到了冬天，它的装扮就变成灰扑扑的素色，只在眼睛周围留一圈白。鸟友红梅报春拍到的正是还穿着“夏装”的成鸟，带着雏鸟在湖面上游荡。

最有趣的是雏鸟的模样。小鹡鸰的宝宝生下来就与众不同，脑袋上长着黑白相间的纵条纹，像戴了一顶西瓜皮帽子。这种条纹是它的保护色，窝在水草旁边时不容易被天敌发现。雏鸟刚出壳就能下水，但还不会自己找吃的，得趴在父母背上过好几天舒坦日子。

一个窝搬了三回

小鹡鸰搭窝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别的鸟在树上垒巢，在屋檐下衔泥，它们却把家安在水面上。这对夫妻先是找了一片睡莲叶子做底，雄鸟一趟趟潜到水底，叼上来柳树的须根和水草的茎，雌鸟就在水面上一根一根地编。这种浮巢会随着水位涨落上下浮动，既不怕下雨淹了窝，也不容易被岸上的天敌发现。巢的中间有个浅浅的凹坑，刚好能放下三四颗蛋。

鸟友红梅报春第一次去拍时，发现小鹡鸰的巢就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被睡莲挡住了大半。小鹡鸰孵蛋是夫妻两个轮流来，一个趴在窝里，另一个就在附近的水面转悠，时不时扎个猛子抓条小鱼回来。过了几天她再去，发现小鹡鸰的巢不见了。沿着湖找了一圈，才发现它们搬到了另一片睡莲丛里，离岸远了几米。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去时，湖面上空空的。小鹡鸰的巢不见了，鸟也没了。她绕湖走了一圈，心想大概是飞走了。这种鸟警觉性高，觉得不安全就会放弃巢穴，另找地方。

“小鹡鸰筑巢有个习惯。”宁夏湿地监测人员李志军说，“它们先搭个半成品试试水，看看这个地方安不安全，人来人往多不多，附近有没有苍鹭那种大鸟。一切合适了才继续加高加固，把窝彻底搭好。如果中途觉得不对，说搬就搬，一点不含糊。”这对小鹡鸰大概也是这个脾气。头两个巢都打了水漂，到第三个地方才真正安下心来。它们搬到了湖的另一头，那里芦苇更密，离步道远，来的人也少。巢搭在一片宽阔的睡莲叶子上，周围水草茂盛，隐蔽得很好。

三只宝宝游出来了

八月初的一天，鸟友红梅报春沿着湖岸走了一圈，走到那片密密的芦苇附近时，她忽然看见睡莲叶子的缝隙里钻出一只小小的条纹脑袋，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冒了出来。“一下冒出三个宝宝！那么小的个儿，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身上还是花的，在荷叶底下钻来钻去，跟三颗会动的小西瓜子一样。”鸟友红梅报春说。

鸟宝宝的父母一前一后护着。雄鸟在前面开道，不时潜入水中探路，雌鸟跟在后面，背上还驮着一只最小的。小鹡鸰带崽有个说法，叫“背崽潜水”。遇到危险时，亲鸟会把雏鸟夹在翅膀底下扎进水里，能憋气游出十几米远才露头。

头一个星期，三只宝宝全靠父母喂食。雄鸟抓来小鱼小虾，浮出水面的时候，雏鸟就围上去啄它的喙，亲鸟就把嘴里的食物反刍出来。这种喂法一天要重复好几十回，从早忙到晚。小鹡鸰在水里灵活，到了岸上可就笨了。它的脚长得太靠后，走路跟鸭子一样摇摇摆摆，所以它轻易不上岸，吃住行全在水上解决。就连睡觉，也是漂在水面上把脑袋插进翅膀里，随波逐流地晃着。

近日，鸟宝宝们长大了不少，身上的条纹还在，它们开始自己试着捕食了。小鹡鸰的眼睛构造特殊，能在水下看清东西，所以它潜水捕鱼全靠眼睛追。鸟友红梅报春拍到一只雏鸟盯住水面上的一只水黾，脑袋一低就扎了下去，水面只留下一圈涟漪，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另一边冒出来，嘴里没叼着东西，但看它那副得意的样子，像是在说“我学会啦”。

近日，鸟友红梅报春再去湖边，远远看见三只雏鸟跟在父母后面练习潜水。太阳快落山了，湖面泛着金光，一家五口排成一列慢慢游向芦苇深处，身后拖着五道渐渐散开的水纹。李志军说，鸟跟人一样，哪里住着舒坦就留在哪里。小鹡鸰带着三只宝宝在水面上来来回回，偶尔一只扎进水里，另外几只就歪着脑袋等它冒出来，湖面上一圈圈涟漪散开又合拢，看起来非常自在。

老照片里的宁夏

塞上湖城 大美银川 长渠流润

抗战之声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

抗战之声。

这幅红军战士迎着旭日吹响嘹亮号角的照片，有一个气壮山河的专属名称——抗战之声。《抗战之声》是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影像之一，苍茫的山川、飘扬的旗帜、昂扬的军号以及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在山河破碎、家国危亡之际，曾激励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走上战场，抵御外来侵略。

这幅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影像背面，还附有一段机打说明：“这张照片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体现。红军最近更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此刻，这一名称便出现在这面旗帜上。”

通过旗上的文字以及机打说明，能够清晰地理解，这幅珍贵的历史影像，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奉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为直接的印证。

而这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影像，便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8月于宁夏豫旺堡（今预旺镇）所拍摄。

1936年8月，斯诺抵达豫旺堡。一天，骄阳似火，红旗漫卷，一位全副武装、神采奕奕的红军战士吹响庄严嘹亮的军号，斯诺果断捕捉到这光辉而坚定的历史瞬间。此后，斯诺继续在豫旺堡及豫旺县（今下马关镇）等地，深入采访西征前线的红军将士，至9月初离开宁夏。

斯诺完成在根据地的采访返回北平（北京市旧称）后，陆续在一些杂志中，发表此行所拍影像以及相关报道，如1937年出版的《生活》杂志刊载斯诺撰写的专题报道中即出现这幅《抗战之声》。同年5月，国内翻译汇编的斯诺赴根据地采访报道《中国的新西北》，将这幅照片刊登在重要位置，并标注为“红军第一个吹起了抗日的进军号”。1938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亦在显要位置呈现这幅照片，且正式标注为《抗战之声》。于是，《抗战之声》便成为这幅影像最具历史意义的专属名称，也成为中华儿女奋起抵抗外来侵略的经典体现。至1979年三联书店再版《西行漫记》，更将这幅影像用作书籍封面，足见《抗战之声》所包含的重要意义。

但这幅著名影像中，吹响抗战号角的红军战士究竟是谁，由于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及采访日记中并未描述，所以曾长时期不为人知。

直至1972年7月，谢立全将军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之中提及此事：“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看后，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的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于是，斯诺以谢立全吹响号角的瞬间，作为红军抗日救亡精神的真实写照，拍摄了这幅永载史册的照片。

之所以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担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此时会身着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因为谢立全此前率领所部取得战斗胜利并俘获三百余匹战马，上级嘉奖给他一套新的军服。

1972年2月15日斯诺辞世。同年5月，《人民画报》以两个通版的篇幅刊发专辑，纪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埃德加·斯诺，其中便包含《抗战之声》。谢立全将军正是在这期画报上看到自己当年的身影。

谢立全将军是江西省兴国县人士，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历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等职。

根据《抗战之声》高清影像所体现的地貌，以及斯诺于豫旺堡南侧拍摄的“同乐大会”等场景（本栏目《1936年，红军在豫旺堡举行同乐大会》文中曾有介绍）综合判断，《抗战之声》的拍摄地，在豫旺堡城墙南侧数百米处，也就是举行“同乐大会”的场地东南侧，但并非“同乐大会”召开之际所拍。此间，1936年存在几处废弃堡寨遗迹，《抗战之声》影像中红旗下方的夯土台基，便是当年废弃堡寨的墙体遗存。

斯诺在这处废弃堡寨的遗址中，亦曾拍摄一幅红军战士迫击炮演习影像，而相似机位同时还拍摄有电影资料。在此处拍摄的两组电影画面中，既有红军迫击炮演习场景，也有《抗战之声》中那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根据《抗战之声》与红军迫击炮演习情景，以及出现的相关人物判断，这两幅照片不仅为同一场地所拍，且为同一时段内所拍。

2026年7月6日，新华社研究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宁夏同心县举办“三军会聚地·同心向复兴——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主题座谈会，我荣幸受邀参加。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斯诺先生家属代表、多国国际友人及有关研究人士相聚一堂，追忆往事、共话友谊。

期间，埃德加·斯诺先生家属在我所收藏的1937年版、1938年版两本原版《红星照耀中国》扉页上签名，实感欣慰。

座谈会结束之后，我信步来到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抗战之声》雕塑前，一群与小号手年龄相仿的大学生，正在用相机记录着昔日光辉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不仅为当年那些年轻人壮怀激烈的往事所打动，也必将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感召之下，珍视时光，笃行致远。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抗战之声》曾激励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直至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中，没有战火、没有硝烟，也没有侵略者的铁蹄，我们的天空阳光明媚，《抗战之声》则依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地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抗战之声》，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今朝的回响。

当天回程之际，已是满天繁星。微风吹过，那响遏行云的军号声，依稀在天空中经久不息地飘扬……

悠悠汉延故事多

本报记者 李振文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汉延渠，千百年来润泽银川平原，灌溉沃野，滋养苍生。然而，这条古渠流淌的不只是水，还有诸多故事。元代郭守敬疏浚修渠，使渠道重焕生机；明代庆王朱栴驻藩银川，因渠吟咏，留下“汉渠春涨”的八景诗章。一渠活水，催生了无数人文佳话，串联起岁月时光，将农耕文明与人文情怀一同沉淀进这片土地的记忆。它既是水利工程，更是一部流动的人文长卷。

郭守敬与汉延渠

13世纪初，由于连年战争，宁夏平原上的灌溉水利设施遭到破坏，渠道多淤塞废弃，田园荒芜，富饶的塞北江南变得满目疮痍。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五年（1264年），派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郭守敬随张文谦一同到任，在此修复水利，发展农业。郭守敬来到宁夏后，力排“废弃旧渠，另开新渠”的提议，坚持修复旧渠。浚修唐徕渠、汉延渠等干渠和支渠。采用滚水坝减弱水势，筑堰提高水位，挖深原有渠道、建渠首进水闸以保证渠道有充足水量，以退水闸调节流量，使整个灌溉系统具有了很好的灌溉、防洪效益。

《宁夏汉延渠志》记载：郭守敬先后指导宁夏屯田军民疏通了流经今银川市兴庆区境内的唐徕渠400里、汉延渠250里，疏通其他地区10条各长200里的正渠和大小支渠68条，使万余顷土地得到黄河水的灌溉。在施工中，宁夏各地普遍采用了郭守敬提出的一项新技术——利用水坝和水闸调节水量的“牌堰”技术。这一技术的运用，避免了渠水泛流之祸。在郭守敬的指导下，这些水利工程设施技术含量高，制作精细，质量坚固，直到明代中期仍在使用。

郭守敬治水有方，宁夏百姓十分感念他，古时就有不少人特意纪念他。时至当代，人们先后在银川市区的唐徕公园和汉延渠进水闸下的青铜峡市汉惠公园里，树立郭守敬的雕像，以此来纪念这位历史上对宁夏水利贡献卓著的水利家。

“八景”之一汉渠春涨

“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这是一首由明代就藩宁夏的庆王朱栴所作的诗《汉渠春涨》，其抒写的正是从银川大地流过的汉延渠。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儿孙们分封为王派往各地驻守。当时，被封为庆王派驻宁夏的便是其十六子朱栴。据史料记载，朱栴敏而好学，学问宏深，好古博雅。由他编撰的《（宣德）宁夏志》是宁夏留传至今的第一部方志，在宁夏文化历史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代，“汉渠春涨”被列为“八景”之一。庆王朱栴在《（宣德）宁夏志》中将其纳入“西夏八景”并创作了同题诗《汉渠春涨》：春灌之时，汉渠开闸引流，渠水奔腾充盈渠道，浇灌着两岸万顷良田，千家万户忙着春耕，人人脸上眉开眼笑。诗作不仅赞美了古渠给塞上农业带来的便利，同时也歌颂了古人开渠引水、滋润田地的壮举。

“汉渠春涨”作为古代宁夏“八景”之一，对宁夏地域文化景观的塑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诗中“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等句，成为后世描绘宁夏引黄灌区与水利开发盛景的经典文化意象。

“银川”之名与汉延渠

关于今日“银川”之名的由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是，“银川”二字很早就出现在了古人的诗词之中。

明万历年间，担任三边总督的刘敏宽，在他所作的《秋日杨楚璞中丞抚临良晤长城关四首》中就有“俯凭驼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诗句。其中的“银川”虽然还不具备真正地名的意义，但已能看出其是指向贺兰山下银川平原这一带地域的。

1708年，清朝康熙年间，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在《重修汉渠暗洞》诗中写道：“唐徕西绕兰山麓，汉延绵亘唐之东……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路几千，或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这首因重修汉渠暗洞而作的诗作，为历史文献中首次明确以“银川”代称宁夏河西地区。

清朝乾隆年间，湖南长沙籍官员孙良贵有《官桥新水》一诗曰：“鸣沙启宇逼西戎，浩浩车书万里同。水近银川堪鼓楫，桥如京洛好乘骢……”诗中的“银川”一词，明显已有地名的意味了。

明清时期，或托古于辞，或感怀于景，文人雅士在咏唱银川平原秀美景色时，常常使用“银川”一词，使其渐渐变成了银川平原引黄灌区的代名词，并最终成为专指今银川市的正式地名。

新闻热线：4012020 新闻投诉：6015303 征订电话：6010188 全年定价496元 本报地址：银川市解放东路143号 邮编：750004 广告许可证号：64010040002405 广告热线：6031733 6036433